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連城壁外編 第三卷 說鬼話計賺生人 顯神通智恢舊業

詞云：是害俱從利得，懶向刀頭蜜舌。欲作寡蓀人，無奈妻孥交謫。歎息，歎息，沒個點金神術。

右調《如夢令》

這首詞，是一個恬淡無求之人不肯貪財買禍，又當不得家計蕭條，沒穿少吃，被妻子埋怨不過，做來寄感慨的。

古語云：「酒食朋友，柴米夫妻。」做丈夫的人，不能夠封妻蔭子，也就於夫綱有愧了；連「柴米」二字尚不週全，使妻妻子女熬饑受凍，這等的丈夫，怎怪得妻子埋怨？只是做丈夫的人，使妻子終日埋怨的，固然不是個有用的男子；做妻子的人，終日埋怨丈夫的，也叫不得個有用的婦人。

據我說起來，若還是個沒用的婦人，就不該去埋怨丈夫；若還是個有用的婦人，又不消去埋怨丈夫。別樣生理婦人家雖做不得，那些蠶桑織紵之事，浣紗刺繡之工，那一件是做不得的？古時的婦人，嫁了做官做吏的丈夫，尚且有紡績之聲達於中外；何況做了貧士之妻，不肯受些辛苦，替男子做人家，終日張了大口等丈夫的飯吃，赤了身子等丈夫的衣穿，稍有不足，就做起《獅吼記》來，與他吵鬧。這樣婦人，與朱買臣的妻子同是一流人物，到窮極無聊之際，那遍寫休書的事，都是做得出的。崇禎末年，淮安府鹽城縣有個極惡的婦人，只因好吃懶做，丈夫養膳他不來，要想賣與別人。

他恐怕第二個丈夫也與前面的一樣，不能夠穿好吃好，竟要自家擇婿。遇著一個遠方之人，是做大伙強盜的，見他豐衣足食，只道是個富翁，就隨了他去。誰想未及一年，就被官府拿住，問了死罪，禁在獄中，把妻子發與媒婆變賣。

不料前面的丈夫恰好來在本處，因賣了妻子不曾另娶，聞得有個官賣的婦人要尋受主，就約了幾個客商，都是要買婦人的，一同去相。及至走到跟前，竟是自家的妻子，這前夫不好意思，掉轉頭來竟走。

那婦人一把扯住，哭哭啼啼跪在前夫面前，叫他莫記舊情，只當修福一般，贖我回去。前夫不理，他只是哀告。

那些同來的客商，都是輕裘緩帶、豐衣足食之人，見前夫不贖，都想要買他，這婦人抵死不從，只要跟了前夫回去。

那官媒立在旁邊，問他甚麼原故？他說當初錯了主意，只想穿好吃好，不問來歷，嫁與歹人，故此有這個日子。如今這些客商個個豐衣足食，焉知不是歹人？倒不如跟了前夫，雖則貧窮，還可以相信得過，將來決沒有這個日子。所以不願從新，只想復舊。

前夫見他說得可憐，只得備了官價，寫張領字，當官帶了回去。這婦人走到家中，竟換了一番性格。起先極懶，後來極勤；起先極奢，後來極儉；起先極強悍，後來極溫柔；這都是走過一家，嘗著滋味的原故。後來幫助丈夫成家立業，做了個有名的財主。

當初若不嫁與強盜，吃過好食，穿過好衣，受過好衣好食之累，那裡曉得衣食兩件是好不得的？倒不如粗衣淡飯，雖然吃不飽，也還餓不死；雖然穿不暖，也還凍不殺。不像好衣好食要飽出禍來，暖出事來，到禍發事出後，求為饑寒而不可得也。如今世上好吃懶做、埋怨丈夫的婦人，可惜不曾嫁與強盜；若還做過壓寨夫人，犯了金科玉律，等官府做媒改嫁出來的，自然會感激丈夫，寧受饑寒，不做歹事，使自己安樂一生，不受豐衣足食之累了。可見貧賤人家的女子，只該勞筋動骨，替男子掙家，切不可拿丈夫來嗟怨。

是便是了，古語云：「雖有巧婦，不能做無米之炊。」做婦人的就是極勤極苦，趁來的錢財也只好養活自己，難道丈夫的身子也靠他養活不成？況且丈夫之外，還有兒女，還有丫鬟奴僕，都是要穿衣吃飯的。若還男子沒有出息，這一世的無米之飯，叫他如何炊煮得來？少不得早晚之間，定有幾句言語埋怨丈夫的了。

要曉得那有本事的男子，不消婦人埋怨，自然掙得衣食來；沒本事的男子，就是早罵一頓，晚咒一場，那衣食兩件也咒罵不出，白白傷了夫婦之情。不如自己搜索枯腸，想個計策出來，去炊那無米之飯。炊得熟，做個巧婦；炊不熟，也還做個賢婦。

我如今說個慣炊無米之飯，不愁不熟，只愁太熟的婦人，與貧家女子做個榜樣，省得他埋怨丈夫。

這個婦人叫做顧雲娘，是萬曆初年的人，住在淮安府桃源縣。丈夫顧有成，是個讀死書的秀才，只有文墨之事略知道些，除了讀書之外，竟像個未離未斷的孩子。不但錢財不知數目，米糧不辨升斗，連吃飯的饑飽、穿衣的冷熱都不知道，竟像吃在別人肚裡、穿在別人身上一般。

穿衣吃飯的時節，定要人立在旁邊，替他記著碗數件數，才不至於傷饑失飽、寒暖不均；若還一次沒人照管，憑他自穿自吃，就要弄出病來。

至於出門走路不辨東西，與人行禮不記左右，一發不消說了。同窗的朋友替他取個別號，叫做「顧混沌」。

父母在日，也有三千餘金的家產。只因喪過二親之後、未娶雲娘之前，有個結髮的妻子，比丈夫略高一成，僅僅知道饑飽，曉得冷熱，除了吃著之外，一毫人事不懂，連開門七件事，只曉得是家用之物，問他是樹上生的，泥里長的？就不知道了。

與丈夫兩個恰好一陰一陽，湊成個混沌世界。

夫妻兩口，只管穿衣吃飯，一毫家務不管，不上三年，把一分好家私消磨殆盡。這位有福的夫人命裡不該熬饑受凍，過完好日子，就昇天去了。苦得這位顧雲娘嫁來續弦，替他還了饑寒之債。

雲娘是個貧士之女，未嫁之先，也曾許過一分人家，未及於歸，丈夫就死了。守過三年，將近二十歲，只因父母嫁女之心太急了些，不肯從容擇婿，所以把個聰明女子，配了個懵懂兒郎。雲娘走進大門，看見新郎的舉止與家人的動靜，就知道這分人家，不是做婦人的家數做得來的，連「女中丈夫」四個字都用不著，還要截去上二字，不肯列於女子之中，儼然以丈夫自命。就不等三朝，竟出來理事，把丫鬟奴僕叫到在前，逐件吩咐過去，竟像新官到任設立堂規的一般，都要依令而行，不許違他一件。說完之後，就叫丫鬟奴僕領了去查盤倉庫。

只說顧有成是個舊家，除了田產之外，定有幾年的積蓄；那裡曉得倉無一粒，囊無半文，連娶他的聘金與成親的酒水，都是借欠來的。及至查問田產，並沒有寸土尺地。

雲娘看見這些光景，十分憂慮。心上思量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連『丈夫』二字也用不著，竟要做神仙了。除非有個點金神術，能作無米之炊，方才做得這分人家，不然只好束手待斃。這一家老小，如何養活得來？」就終日思量，要想個點鐵成金的法子，好試他無米能炊的手段。

自從吩咐眾人之後，那些丫鬟奴僕個個沒有笑容，人人都含慍色，好象衙役遇到了清官，知道沒有利落，有個不願充當，只求革退之意。

止有個老實丫鬟，年過三十歲，沒有丈夫的，舉止並不改常，做事十分踴躍。雲娘知道是個好人，就叫他貼身伏事，把以前的話，細細問他道：「你相公這分人家，是一向清淡的，還是以前富足，如今消乏下來的？」那丫鬟道：「數年之前，還是個財主，則這兩三年裡面消乏下來的。」雲娘道：「這等相公的錢財，還是他好嫖好賭，邪路上花用去的？還是他結識親戚，相交朋友，正事上費用去的？」丫鬟道：「相公是個老實人，並不喜歡嫖賭，也不與人往來，只因老實太過，不會當家；前面那位主母也與相公一般，不管閒帳，又且好穿喜吃，與三姑六婆往來；所以不上三年，就把家私費盡了。」雲娘道：「既然家主家婆不管閒帳，家中大小事務都是何人料理？」

丫鬟道：「米糧出入，是幾個得用的丫鬟輪流掌管；錢財出入，是個能事的管家一人經手；其餘辛苦勞碌的事，是我做得多。」

雲娘道：「丫鬟的好歹，我都看見了，不消問得。只是那個能事的管家，平日光景如何？只怕相公不嫖不賭，他倒在外面嫖

賭；相公不與人往來，他倒結識親戚，相交朋友，拿了家主的錢財去做暢漢，也不可知。」丫鬟道：「沒有此事。他平日謹慎不過，並不與一人往來。又把錢財當做性命，就是我們瞞了家主，要支幾個銅錢使用，他都是不取的。那裡肯做暢漢？」

雲娘聽了這些話，甚是疑心，思量：「男子又不嫖賭，又不結交，沒有甚麼取窮之道；就是婦人好穿喜吃，也用不了這許多；畢竟是手下的人與外面的人欺他沒用，大家誑騙去了。我如今思想起來，敗落未及三年，日子也還不久，外面人騙去的雖然追取不轉，手下人落去的還可以稽查得出，也是看得見的贓物；獨有錢財之事，是一個家人經手。這一個家人若還好嫖好賭，所落的錢財自然花費去了；若肯結識親戚，相交朋友，所落的錢財自然寄到親友家中去了。既然兩件都不好，可見這些積蓄還不曾運出大門，定有個安頓私囊之處。只消費些心血，拚雙冷眼，不時去伺察他，這注錢財還可以搜尋得出。」

從此以後，就把一片心機分為兩處，用二分去監守丫鬟，用八分去稽察奴僕。看見丫鬟打米出去，再不就淘，決要延挨一會。雲娘知道他的意思，故意走開，閃在幽僻之處，遠遠的照了他，看他弄些甚麼手腳。只見他兜了幾碗往牆角頭一倒，就取米下鍋。原來那條夾牆裡面有個小小倉廩，容得一石多米，是這幾個得用的丫鬟公同置造的，輪著那一個管糧，就是那一個盛米，到交代之日，上手的人出空了，交與下手的人。倉廩雖小，倒喜得豐歉常平，一年到頭，再沒有個空閒的日子。

雲娘看了，就歎口氣道：「不想一個小小牆洞，竟漏去一分人家。手下人之可畏，亦至於此！」看便看見了，再不去覺得察他，要把這個小小倉廩，留到荒歉之時取來救命，故不肯小用了他。

米糧的敝竇已被他察出來了，只有錢財的漏孔還尋不著。

只見廚房後面有一片小小荒園，雲娘要開闢出來，做個菜圃。

正要叫人動手，那個管事的家人不肯叫別人出力，竟要自己一個獨任其勞。雲娘就交付與他，等他獨鋤獨種。

那個家人平日極懶，及至鋤園種菜，就忽然勤力起來。叫他外面去做事，到臨行之際，定要把鋤頭藏過了，只怕又有勤力的人要偷了鋤頭，去替他墾地；轉來時節，茶飯不曾吃，先要到菜園裡面巡視一番，看見別人的腳跡，就疑心起來，定要查問到底。

雲娘口中不說，心上思量道：「他的精神命脈都聚在那一處，可見除了菜園，沒有第二樁心事，只消一把鋤頭，就了得他三年的積蓄了。」從此以後，不往別處搜尋，也把精神命脈聚在那一處，合著古語二句，叫做：

主僕同心，黃土變金。

只是菜園雖小，也有一塊地方，不知道錢財落在那一棵菜根下面。又想個計較出來，等他出門做事將要轉來的時節，自己先到園中等候，看了進來那一刻，眼光落在那一處，就知道這主錢財在那一處了，連這一把鋤頭還不用第二下，割開一寸地皮，就可以和盤托出了。

果然用了此法，把他注目之處看眼中。知道丈夫一分家私，牆洞裡漏去一半，泥孔裡漏去一半。還虧得土地有靈，替他守住泥孔，漏得下來，不曾漏得出去；不像壁公壁婆，不會看守牆洞，一邊收得進來，一邊就放出去也。

雲娘把這無影的弊端盡皆察出，也可謂巧到極處，能到至處了。若把別個婦人，一面看出來，一面就要做出來，巴不得早取一刻，早得一刻的用處，那裡還肯容忍？他卻不然，心上思量道：「這注錢財雖是我丈夫的故物，如今取了出來，依舊交還原主，有甚麼損傷陰鷲？只是那個家人，也費了三年心血積起來，如今不知不覺被人偷掘了去，教他何以為情？況且我掘起來，就不與他說明，他也知道是我。口便不敢怨帳，心上豈有不恨之理；既有怨恨之心，未必不起逃走之念；即使不敢逃走，也要離心離德起來，要他盡心竭力幫助我做人家，斷斷不能夠了。還要想個妙法，取了他的銀子來，又不使他怨恨我；不但不怨恨，還要使他盡心竭力幫助我做人家；這才叫做聰明，這樣的聰明方才有些用處。若還只顧財物，不結人心，就合著《四書》『財聚則民散』，有了死寶，沒了活寶，所得不償所失，這樣聰明反是敗家子也。」躊躇了幾日，將到滿月之期，只見那些討債的人絡繹不絕。

討到後面，見沒得還他，竟扯住顧有成差辱起來，說：「你娶妻子，與別人何干？要我們代出聘金，幫貼酒水，難道生出來的兒子，肯叫我們父親不成？」雲娘聽了這些話，氣憤不過，把丈夫叫進去道：「你既沒有銀子，為甚麼做這般險事？如今這些債負有得還他，沒得還他？不妨直對我說。」顧有成滿面羞慚，沒有一句回覆。那個管事的家人立在旁邊，替他答應道：「這些債負是沒有抵償的。當初聽了媒人的話，說娘子妝奩極厚，壓箱的銀子儘夠還人，所以做了這樁險事。如今有得還沒得還，只問娘子就是了。」

雲娘聽見這句話，笑了一笑，想了一想，就對家人道：「這等你出去回他，說我妝奩雖小，還債的東西也還略有幾件，只是要待滿月之後，才肯開箱。如今到滿月之期，也不多幾日了，叫他請回，竟到彼時一取，決不少他一釐就是。」家人依了這些話，出去回覆眾人，眾人欣然而去。顧有成聽見雲娘的話說得硬浪，只說果有銀子帶來，等雲娘不在房中，偷了他的鑰匙，把箱籠開來一看，只見箱中之物，都是些破衣舊襖，殘針斷線，莫說銀子沒有一釐，就是值錢的首飾，像樣的衣服，也沒有一件。

顧有成看過之後，依舊替他鎖好，就害怕起來。正要打點問他，只見雲娘吩咐家人，叫他明日去喚賣婆，說有值錢的首飾、像樣的衣服多送些來，我要換要買；又吩咐那些丫鬟，叫他去請尼姑道婆，說要修齋禮懺，超度亡靈。

那些丫鬟奴僕一齊回覆他道：「家中的飯米只夠明日一頓早粥，午飯就沒有了。先要發些銀子出來，辦下明日的糧草，才好出去請人。」雲娘道：「不消你們掛念，我這個家主婆是慣炊無米飯的，只消幾塊濕柴，一鍋白水，就可以煮出飯來，何須用米？你們不信，明日就試一試，還你轉來的時節，決有飯就是了。」眾人不信，只說他講笑話。

到了第二日，把家中餘剩的米盡數下鍋，煮了一頓早粥，大家吃了，去請三姑六婆，竟像敗家婦人的舉動。眾人去後，又尋些事做，把丈夫也打發出門，竟像要辭去眾人，好燒丹煉石，省得被人厭壞的一般。

顧有成原是個混沌之人，到了此時，一發混沌起來，竟不知他葫蘆裡面賣的甚麼怪藥。就不往別處走動，只在大門外面立了半日，等丫鬟奴僕轉來，與他一同進去，丫鬟奴僕把三姑六婆的話，各人回覆一遍，都說明日就來。

雲娘對眾人道：「你們去了半日，肚中饑了，午飯已煮熟多時，快些去吃，省得說我不會當家，定要等米來做飯。」顧有成隨了丫鬟奴僕走到灶前，只見揭開鍋蓋，果然有一鍋好飯，煮得噴香。只是飯煮得早，人來得遲，覺得太熟了些，盛在碗中，有些餒軟之意。顧有成與丫鬟奴僕大家呆了半響，方才走散。

及至到了第二日，那些尼姑道婆一齊走到。雲娘相見過了，對他說道：「輪回因果之事，我往常再不信的。如今看起來，果然不是虛話。自從我進門之後，夜夜夢見前面的大娘，說他生前不會當家，聽人哄騙，把丈夫一分好家私平空敗盡。如今死在陰司，被公婆懊恨不過，告訴閻王，要罰他變豬變狗。他無可奈何，夜夜來求告我，要我做些功果超度一超度。故此借重列位師父，念些經懺與他，等他早生早化。只是家中柴米欠缺，銀錢短少，只好備些齋供，經錢等項，卻是沒有的。求列位師父，只當修福一般，念平日相與之情，替他懺悔一懺悔。」

那些尼姑道婆，終日在他家走動，死者的銀錢不知騙過多少，如今聽了這句話，都害怕起來。思想被人欺騙的，尚且如此；欺騙別人的，還不知如何報應。巴不得懺悔別人，又替自己懺悔，省得死者發極，要告訴閻王，扳出自己來，未必不捉生替死。

大家不約而同，都許他不要經錢，白做一堂功德。雲娘訂過之後，就揀個起懺的日子，急急打發他出門，好等賣婆來做交易。只見賣婆走到，取出許多衣服首飾，都是值錢像樣的。雲娘揀了幾件，放在面前，與他說價，大約值多還少，要討些眼下的便宜，與前面吃虧的人扯直。

那個賣婆見他才嫁過來，就總成自己，只說是個好主顧，也與前面的人一般，是好欺好騙的。初次相交，正要放鬆一著，等買主好思念他，後來自有取償之處。值一兩的還不上八錢，也就肯了。

雲娘議定之後，一面叫人去借天平，一面進房去取銀子。

顧有成與丫鬟奴僕，大家擁在一堂，看他交兌。

只見取出來的銀子，也有成錠的，也有散碎的，總是細絲，一塊搭頭也沒有。兇明白了，交與賣婆取去。

那些丫鬟奴僕，個個伸頭，人人吐舌，也有歡喜的，也有憂愁的，也有說他是娘家帶來的，也有疑他是別處取來的。雖然驚訝，還不說神道鬼。獨有個混沌丈夫，心上驚駭不過，知道他箱籠之中並無一物，這些銀子是那裡變出來的？一定是個仙女無疑了。從此以後，竟把妻子當做神仙，恨不得頂在頭上，莫說言語之間不敢侮慢，就是雲雨綢繆之際，想到此處，也忽然驚悚起來，惟恐褻瀆了神仙，後來必有罪過。

到了滿月之後，那些大小債主一齊上門，雲娘叫人傳話道：「銀子是沒有的，若要首飾衣服，還有幾件。列位用得著，待我取出來，清了帳目；若還用不著，須要到一年半載之後，待我做些女工針指，積起來奉還。」那些討債的人，那個肯丟了現的，去討除帳？只得將機就計，來俯就他，要首飾的取首飾，要衣服的取衣服。

雲娘又不相應，件件都作了重價，值一兩的東西起先是八錢買下來，如今作了一兩五六錢，方才打發出去。

銀子的來歷還不曾說明，先趁個對合上手，且把顯而易見之事，露些小小聰明，與手下人看一看，使他改心換意，知道這位主母是要欺騙別人、有受別人欺騙的。

到了起債之日，自家至誠齋戒沐浴過了，隨著尼姑道婆一同拜懺。拜了三日三夜，到收拾道場的時節，跪在公婆神位之前，再三哀告道：「你前面的媳婦，雖然不會當家，把你吃辛吃苦掙來的家業，一朝敗盡，叫他變豬變狗，其實是該當的，只可憐他是個沒用的人，當初並無歹意，只因被人欺騙，以至於此。如今懺悔以後，求你看佛天面上，饒恕他些，捨個人身與他，等他托生去罷。」

說完之後，又走到死者神位之前，拜了幾拜，高聲勸諭道：「承你所托的事，我如今都做過了；蒙你教導的話，我前日都試過了，果然一毫不差，椿椿都有應驗。只是那些偷騙的人，照你說來，一個不肯饒他，定要明彰報應，其實都是該當的。只可憐那些男女，都是愚蠢之人，不過因貪財好利，以至於此。如今又取了轉來，使他虛累其名，不曾做得實事，也甚覺得可憐。如今懺悔以後，求你也看佛天面上，饒恕他些，捨他一條性命，再過幾年，等他做些功勞，准折了罪過罷。」

那些丫鬟奴僕聽了這些話，個個都毛骨悚然。起先吃了他的無米之飯，看了他的倘來之財，心上甚是疑慮，只怕是自己的東西；走去摸摸倉廩，探探庫藏，就捶胸頓足起來，知道賊情敗露，被他獲著真贓，愧恨之心，自然不消說了。只是一半恨他，還有一半疑他，說他是新來的人，那裡知道從前之事？自己藏匿的東西又十分牢固，為甚麼一到即知，一搜便著，難道是個神仙不成？正在猜疑不決之時，聽了這番說話，就豁然大悟起來。只說以前的話，都是死者陰靈不散，托夢與他，指引了藏匿之處，教他取出來的。竟把怨恨生者之心，變做懼怕死者之念，大家抖做一團。

等雲娘拜過之後，一齊跪在神位之前，一面磕頭，一面禱祝，只求大捨慈悲，赦了他的偷騙之罪，獨有一個老實丫鬟於心無愧，立在旁邊嘻笑自如。

雲娘自從禮懺之後，就把三姑六婆概行謝絕，連那放鬆一著的賣婆也沒處取債原本，白白折了一個加二。

那些丫鬟奴僕受過他這一番驚哄，都說這一位主母是有鬼神附著的，別人失去的東西尚且搜尋得著，何況自己的財物，有得把人竊去，落得不要欺心。所以個個改了心腸，人人換了主意，再不敢去欺騙他。

他待下人，又能知甘識苦，有賞有罰。只因他會駕馭英雄，竟把奸黨邪人，變做忠臣義士，這一分家業那怕不中興起來？

他以前掘著的銀子共有千金，還去一二百金之債，餘剩下來的，也不買田，也不放帳，只拿來堆積糧食。自古道：「堆金不如積穀。」當不得他賤買貴賣，日長夜大起來，不上三十年，做了桃源縣中第一個財主。

生出來的兒子喜得肖母不肖父，沒有一毫混沌家風。顧有成時常對兒子談說舊事，說你母親是個仙女，有點鐵成金的妙術，又能做無米之炊，把他進門以後、滿月以前的話，細細說與他聽。

那兒子不信，說他明明是個凡人，怎麼叫做仙女？那些奇巧之事，畢竟有些根據，不是憑空設出來的，就是母親面前，要窮究這些來歷。

雲娘恐怕漏泄出來，使下人識破，依舊要欺騙他，只是不說。直到兒子長成，娶了媳婦，惟恐媳婦不會當家，要被下人欺騙，方才背了家人奴僕，把這些原委直說出來，做個防欺御騙的樣子。所以這樁妙事流傳至今，使《連城壁外集》之中，又添一段佳話也。